## 爭波士

茉莉與何秀秀在電視台中是類型完全不同的兩種藝員。茉莉夠高大，身材也好，屬於珠圓玉潤型。在電視台，她被稱爲「邪牌」，但對這不甚文雅的綽號，她却不以爲忤。事實上，茉莉是以演「邪牌」出名的。剛從訓練班出來不久，她就在一個電視劇中飾演一個「邪牌」角色，引起人們的注意。後來，她也以演「邪牌」最爲拿手。

聽說，茉莉在未進入電視圈之前根本就是「邪牌」一名，她曾當過吧女。所以，一演起「邪牌」，有絞有路，十分傳神，這正是因爲她熟悉「邪牌」的生活。有人甚至說，她一站出就「邪牌」十足，完全是個「邪牌」了，那還用得着演呀！

何秀秀呢？與茉莉恰恰相反，她如其名，清清秀秀的，是屬於「純情型」的。在聲光幕上，她也多作「純情偶像」的姿態出現。

可是，這只是觀衆見到的何秀秀。現實的何秀秀却是另一副面目。她與茉莉一樣，喜歡喝酒、抽烟、打麻雀，你說這是純情嗎？還有一樣更是「純情」的其大瞞刺——她與茉莉都有共同的嗜好——在男人中打滾。

也許是物以類聚吧，她們兩人一向是沆瀣一氣的「孖公仔」。但是最近，這「糖糊豆」的一對却突然變成貼錯門神，互相不瞅不睬。這使許多人都感到奇怪。

有時候，記者見到她們偶然碰面，叫她們一起拍張照片，她們其中一個總會託詞溜去。大家都看得出——這兩個「死黨」已經由密友變成敵人，在進行冷戰了。但是，原因却沒有人知道。

深夜了，一個電視劇仍在趕錄廠景。化粧室中，茉莉與何秀秀都在化粧——實是寃家路窄，這個戲她們兩個都有份，而且還有一場對手戲。（一）

## 短篇小說

夏洛桑

## 三五五：身不由己

方剛唯有行埋一角靜候，九點半開拿之時，有個細路擠到方剛身邊，畀張戲票方剛，曰：「方先生，有人叫你馬上入座位佢。」

方剛曰：「邊個？邊個叫我？」

細路曰：「佢限你一分鐘之內入到去呀！」

細路講完在人叢中一轉，失去影踪。

方剛游目四顧，又不知斬崩刀馬仔何去，唯有急急持票入場，帶位指示座位所在，方剛行入去，旁邊有條大漢，正是阿芒。

阿芒眉精眼企，一眼望到方剛，馬上起身，拍下佢肩膊，曰：「方先生，跟我來喇！」

方剛已經身不由己，只有跟佢行。

方剛曰：「你帶我去邊處？」

阿芒曰：「天外來客要見你，明喇！」

阿芒帶方剛一直行向通往後巷之出路門口，托開門閘。

二人閃身而出，再將門拉上。

後巷一頭通往另一條街，阿芒帶方剛急步而行。

後巷出路處，停了一部豪華大房車。

車上有兩條大漢，西裝煌然。

兩位大漢都戴了黑眼鏡，滿面鬍鬚。

阿芒拉開了車門，曰：「先生，方先生來矣！」

車內尾座有一大漢，曰：「上車喇！」

方剛只有坐上去，阿芒在車外推上車門，豪華房車馬上飛馳而去。

揸車大漢乃是發仔，尾座是阿星。

阿星攤上一副剛之太陽眼鏡，一手扯下方換過一副！」

方剛戴過一次，眼前漆黑一片。

發仔曰：「方剛，你玩嘢嗰！斬崩刀馬仔睇住你。」

方剛忙曰：「大佬，我唔知喫！我眞係冇玩嘢！」

發仔曰：「名冊帶齊未？」

盲公眼鏡，一手扯下方

## 現代湖江實錄之八　修羅門

田長歌

## 天涯俠客無刀

秋扇・圖　端木翊芙・文

## 十九：龍蛇混雜

話未說畢，翁皓醉眼一瞪，反問：「廢話！有什麼分別？醉鬼今日便聽聽你的謬論！」他一句話未說畢，已喝了三四口酒，酒在他心中與水毫無分別。余顧南甚是奇怪，他肚子裡爲何能裝得下那麼多「水」。

「有程度上的分別。」不愁僧道：「看戲和聽戲有沒有分別？有，不大懂戲的人，要看懂戲的人，必須酒入！不懂酒性的人，不懂戲的人，只看懂戲！」

翁皓快口道：「老夫是全部份是位於地能見的光譜範圍之內。前，英國一位名昆虫學家爱爾丁咸，曾對昆虫作了一項令人信服的實驗証明。他捉了幾隻通常人們稱爲「龜殼蝶」的蝴蝶。牡牛，同是一種謬見。

蜜蜂表現出區別彩色與灰色有很大的能力。甲殼類動物，墨魚和蜜蜂相似。但這並不是說，牠們和我們有同樣的色覺；至少，蜜蜂的情形便是如此。

一隻動物所能見到的顏色中，其不同